

#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 苦難、敘事與對話——尼特的宗教神學 [Suffering, Narratives and Dialogue: Paul Knitter's Pluralist Theology of Religions (Abstract) ]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               |                                                                                                   |
|---------------|---------------------------------------------------------------------------------------------------|
| Item Type     | Article                                                                                           |
| Authors       | OU, Li-Jen                                                                                        |
| Publisher     | Logos and Pneuma Press                                                                            |
| Rights        |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
| Download date | 2026-09-18 00:53:43                                                                               |
| Link to Item  |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5163">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5163</a> |

# 苦難、敘事與對話

## ——尼特的宗教神學

歐力仁

台灣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

英國聖安德烈大學哲學博士

### 一、導論

本論文嘗試探討尼特 (Paul Knitter) 的宗教神學思想。「宗教神學」是一門嘗試探討宗教 (因為這是西方所產生的學問, 因此特指基督教而言) 的本質並為其定位的學問。具體來說, 它有兩層意義。第一層意義是, 從宗教多元主義的立場來檢視基督教及其神學之宗教性。就這一層意義而言, 「宗教神學」是一種將基督教置於諸宗教的脈絡中的一般性或外部分析, 藉以釐清基督教存在的社會性意義與責任。第二層意義是, 對上述之「基督教宗教性探究」的神學反思。也就是對宗教神學方法論、立論基礎和結論之適切性的後設或內部分析。第一層意義是尼特針對基督教所做的研究模式, 第二層意義則是本論文最後的批判部分所採取的進路。

本論文將針對四個主題來說明尼特之宗教神學。即「宗教神學的起點」、「宗教神學的基礎」、「宗教神學的策略」和「宗教神學的建構」。本文首先強調, 尼特以關注苦難的問題為其宗教神學的出發點。其次, 為了杜絕各種苦難, 他鋪陳出「共同故事」理論, 藉此強調宇宙萬物之

間以及人與人心靈之間有着深厚的內在關聯性，不應存在着疏離與對立。第三，尼特以「基督宗教的自我批判」為策略，從基督教神學中最為根本的「基督論」(Christology)進行教義性的解構，以便除去最大的障礙。排除了教義和神學的阻礙之後，尼特所做的是提出一種新的宗教對話模式來建構宗教神學的實質內容。筆者也將在論文的最後篇幅中，以基督教神學與教義的立場來檢視尼特的思想與基督教傳統的差距。

## 二、尼特宗教神學的起點——對苦難的關注

尼特指出，在他一生中，「苦難的他者」(受苦的人民和大地)和「宗教的他者」(基督宗教以外的信徒)是影響他的生活和宗教神學思想至深的兩項因素。<sup>1</sup>從尼特的著作中可知他擁有極深的苦難意識，認為宗教徒對於共同的苦難和全球性威脅必須感同身受。他依據自己的理解對苦難作了如下的分類：身體的苦難(物質的匱乏)、地球的苦難(天然資源的濫用)、心靈的苦難(心理的傷害)以及遭受暴力的苦難。

尼特不厭其煩地列舉一連串的事實與數據來證明苦難的普遍性：十五億人生活在「絕對貧困」之中。也就是，他們不能常常飲用清潔水，沒有足夠的食品以保持健康。每年有四千萬人死於飢餓或者與飢餓有關的原因。每年有一千四百萬兒童在五歲之前死去，其中大部分疾病在歐洲和北美是可以防止的。每年有兩百萬人的死與受污染水以及衛生設施不良有關。世界上每四個成年人中有一個是文盲。甚至第一世界中最富有的國家(美國)，窮人的數量

---

1. Paul Knitter, 《耶穌和其他的名：基督教宣教和全球責任》(*Jesus and the Other Names: Christian Mission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y*;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6), 頁 1-12。

在增長，呼聲也愈來愈大：一九九一年有三千六百萬人被列為貧民，這是過去二十七年中數量最多的（其中百分之四十在女性為家長的家庭）。十二歲以下的孩子有五百五十萬忍飢挨餓，六百萬人營養不良。<sup>2</sup>

此外，僅佔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北半球國家掌握着全球六分之五的資源；全球四分之三的人（所謂的發展中世界）卻僅僅使用世界六分之一的資源。他還說到，一九八九年開發中世界的人支付給北美已開發國家的債務比他們獲得的新貸款還要多五百二十億美元，一九九〇年拉丁美洲的國際債務是全年出口利潤的四倍。第三世界的債務負擔從債務危機之初的七千八百五十億美元上升到一九九二年的一兆三千億美元。<sup>3</sup>

尼特又指出，人類的活動也已經威脅到地球生命。因為，每年有三千七百四十萬英畝森林被毀滅，一千三百萬英畝土地失去肥沃的地表成為荒地。整體環境亦一天一天地惡化，許多物種驟然消失——已經到了讓許多生物學家擔心當前世界仍然還存在的物種將有百分之二十五會在未來五十年內消失殆盡的地步。<sup>4</sup>

此外，他也十分憂心，受害和不公義儼然成為「世界秩序」的一個部分了。在這一連串可怕的秩序中，宗教（宗教戰爭、宗教迫害）常常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所以，宗教需要對它們所犯的罪惡作出懺悔，必須坦承宗教已經成了傷害人民的毒藥，否則宗教難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成為解放人們的動力。其次，尼特也意識到，暴力業已成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考慮到我們已經創造的那種武

---

2. 尼特著，王志成等譯，《一個地球，多種宗教：多信仰對話與全球責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頁96-97。

3. 同上，頁103-104。

4. 同上，頁99。

器，考慮到其巨大的破壞力以及按按鈕的人遠離（現場），當今的戰爭是不能控制的。即使是海灣戰爭，各方面都很精確，使用計算機控制武器，令人難以相信地（並且常常是隱藏的）摧毀平民。」所以，說「現代任何戰爭看來絕不可能是正義的戰爭」絕不為過。<sup>5</sup>

尼特殷切地盼望宗教人士能夠一起面對人類的種種危機，能把這些實際的問題作為他們反思和行動的出發點，進而從事一種共同的計劃來轉變非正義和生態剝削之結構，那麼不僅會有新的機會從文本內（如後自由主義者主張的）來理解自己的傳統，而且能夠「跨文本地」詮釋自己的傳統。如此一來，他們不但能解釋各自的宗教傳統，更能夠彼此會通。這是尼特把「詮釋學」在當代基督教神學中所扮演的角色運用到宗教對話的一個創見。<sup>6</sup>

他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世界本身還沒有提供宗教對話所需要的理想環境與氛圍，好讓交談的各方都能夠站在平等的基礎上。因為，大多數人對於受到不平等待遇者視若無睹，所以，這一個理想對話的環境還有待所有的宗教徒積極地創造。尼特認為，最好、最積極的方法就是賦予受害者以及那些遭受不公的人一種「詮釋學上的特權」；讓他們能自由地闡述自己的觀點、自由地聆聽對方的言論，並容許他們擁有自己的見解。只有這樣才能使得對話成為可能，使得對話成為真實，使得對話免受強權利用。

### 三、尼特宗教神學的基礎——人類共同的「宇宙故事」

尼特強調，宗教神學與對話之建構必須有一個共同基礎。他指出，這一個「共同基礎」就是一切宗教都具有的

---

5. 同上，頁 106-107。

6. 同上，頁 124-131。

宇宙論故事。事實上，這個宇宙形成／創世的故事乃是一個雙重的「共同基礎」，因為它既是存在論的 (ontological)，也是倫理的 (ethical)：它不但揭示了人類的本質、人類存在的意義以及真理的根源，同時，它亦提供了一個籠統的但仍然可用的判準，用以評斷人類所做的「真理宣稱」是否可信。<sup>7</sup>

尼特提到，一九九二年六月國際協同委員會在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 召開「地球高峰會」的會前會——「地球與宗教會議」。當時共有五十位來自不同宗教傳統的代表在其共同草擬的「地球憲章」中宣稱：「有史以來第一次，我們的經驗證據證明有一個共同的創世故事。」這一個宣言與基督宗教某些神學家長久以來的關注不謀而和，亦即，科學所發現的宇宙起源和運作為所有宗教提供了一個共同的創世故事。尼特進一步引用物理學家斯威姆 (Brian Swimme) 的觀點，認為儘管科學有其副作用，但是它最大的貢獻是為全世界提供了「關於我們的起源和發展的最普遍故事」。此一普遍故事就是「創世的神話」：

這神話可使人類更深地認識我們的聯結、我們的深層溝通，不單單認識我們人類內部的聯結和溝通，而是認識全宇宙（包括有生命的和無生命的）範圍的聯結和溝通。……正因為這宇宙故事是通過我們從耳聞目睹和親身經歷出發所做的探究為我們所接受的，所以我們能夠談論一個跨文化的創世故事。每個大陸的成員都參與發現和表達這故事。<sup>8</sup>

7. 同上，頁 194-195。

8. 同上，頁 197。引文自 Brian Swimme，〈科學：創世設想的合夥人〉 (Science: A Partner in Creating the Vision)，載 Anne Lonergan & Caroline Richards 編，《貝里與新宇宙論》 (Thomas Berry and New Cosmology; Mystic: CT: Twenty-Third Publications, 1988)，頁 86。

尼特接着說，既然一切的存在都源自一個共同的源泉和過程，那麼所有創造物（包括生物與無生物）之間必有一種內在的聯繫，也分享着一種共通的質料。也就是尼特所謂的「宇宙論血統」。在此，他同意麥克法格（Sallie McFague）對「大爆炸」所作的詮釋：

出自各門科學的這一故事氣勢恢弘地宣稱，大約一百五十億年前，宇宙在一次大爆炸中開始，爆炸開來的物質熱度極高，極度濃縮，它向外膨脹，產生了數億個銀河系，包括我們這一個在內，……所有有生命的和無生命的東西都是這一爆炸和進化史的產物，因此從一開始就以某種內在的方式相互聯繫在一起了。我們是星辰的親戚，是岩石和海洋的親戚，是所有生物的親戚。<sup>9</sup>

對尼特而言，「宇宙論血統」揭示了所有受造物的共同起源與發展。也就是說，整個宇宙是個完全相關聯的整體和有機體；任何人都必須「依賴他人，借助於關係和關聯」來形塑自己。這樣的關聯性和有機性意謂着受造物生活於其中的是一個有活力、完全開放的宇宙。如此的宇宙可以「推陳出新，產生人們從未見過或想過的東西，但這些東西又源自與先前事物的關聯」。尼特相信，「宇宙論血統」是一個能夠讓世界大多數的宗教傳統欣然接受的神話。因為，它不但與大多數的宗教對於「世界的起源」的描述相似，而且將他們表達得更清晰、更生動、更有條理。

---

9. 尼特著，王志成等譯，《一個地球，多種宗教》，頁197-198，引文自Sallie McFague，〈宇宙論與基督教：共同創世故事之於神學的涵義〉（*Cosmology and Christianity: Implications of the Common Creation Story for Theology*），載Sheila G. Devaney編，《現代性終結處的神學》（*Theology at the End of Modernity*；Philadelphia: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91），頁31。

換言之，這一宇宙論故事可以將既有的宗教信念和經驗表達得淋漓盡致，使宗教徒對創造的起源產生更深刻的信念。尼特認為，所謂「既有的宗教信念與經驗」指的就是「一般啟示」的概念。

地球本身……可以成為……一個源泉，在看待超越者和有限者之間的關係方面提供新洞見、新看法。「我們對宇宙的新意識，其本身就是一種啟示經驗。如今我們超出了迄今為止人類所知的任何表達，進入了一個超宗教時代，這對所有宗教似乎成了一個新的理解背景」。<sup>10</sup>

由此可見，「宇宙論血統」擔負着更重要的任務。它要宣揚一個理念：所有的宗教不僅共享一個宗教故事，更要擔負起共同的倫理責任，一同貫徹其任務。也就是說，地球把人類所有的文化和宗教聯繫成一個相互關聯的、密不可分的共同體。在此共同體之中，「不同的宗教共同體能彼此承認，並看到它們各自的故事是這個宇宙故事的一部分」。<sup>11</sup>

當挑戰者問及對全球負責的宗教對話是根據「誰之正義？」（何種標準？）時，尼特毫不猶豫地回答：「地球的正義！」對尼特而言，地球的正義就是「生態一人的正義」。藉由「生態一人」一詞，尼特企圖將地球生態和人類困境結合在一起，並通過「生態一人的正義」來回應環境的浩劫和人類的苦難。所以，他相信生態一人的正義可以成為一個跨文化的標準。正因為人類苦難和生態災難既普遍又直接，它能夠向所有宗教人士提供一個評估宗教真

10. 尼特著，王志成等譯，《一個地球，多種宗教》，頁199。

11. 同上。

理宣稱的依據。<sup>12</sup>

尼特認為，採取「關心生態一人的福祉」來作為宗教對話的焦點和主軸是一種極為可行的對話態度。他相信，如果對話的參與者都願意轉向實際的「世俗」議題，並且毫無保留地追求受苦受難的世人和地球的幸福，那麼對話就容易展開。關於如何展開相互關聯的和對全球負責的宗教對話，如何讓生態一人的正義付之實踐。對此，尼特提出了一個對話方法上的「詮釋學循環」（hermeneutical circle），該循環擁有四個彼此緊扣的環節：同情（com-passion）、轉變（con-version）、合作（col-laboration）和理解（com-prehension）。<sup>13</sup>這些字擁有共同的特徵，就是（拉丁文）前綴“cum”（與……一起）。尼特希望藉此「解釋學循環」來鼓勵人們放寬視野去理解或者解釋那些超出理解視野內的文本、他人或文化。

首先，「同情」對於宗教對話而言是一個可能性的條件；是與不同宗教共同體的人相遇的第一個表現。除非宗教徒心繫苦難者和地球，否則「宗教對話」的理想將付之闕如。在尼特看來，「同情」超越人們各自的宗教經驗和信仰內容的限制。因為，「同情」讓不同的宗教徒在兩個方面緊緊相繫：一方面為了苦難者而聯合；另一方面又和其他的同情者聯繫。因着「同情」，他們彼此成為弟兄姐妹，將原本極具毀滅性的「苦難」轉化為促進「對話」的動力。

「同情之心」讓人正視遭受苦難者的痛苦，因為它觸及了人的內心深處，催逼人們正面回應。人的心與生活因而被轉化，不再安逸於過去獨善其身的生活方式。尼特指

---

12. 同上，頁 205-207。

13. 同上，頁 231。

出，這是一種共同的解放性轉變。這種轉變將不同信仰者凝聚為一個共同體，共同談論如何關心受苦者，以及如何改變「生態一人的」不公義和苦難的對策，例如，骨瘦如柴的村民、匱乏的醫藥和教育設施、被強制徵收的土地、遭受毀壞的森林……等議題。尼特認為這種共同的轉化經驗讓這些宗教人士們存在內在的心靈聯繫，因為在過程中，他們生平第一次一起感受、一起吶喊、一起盼望。<sup>14</sup>

伴隨着「同情苦難者」以及「動機轉變」而來的是「採取行動」，因為不同宗教團體的人士將感到自己有義務去對付那些苦難。換言之，行動促使不同宗教背景的人聯繫在一起。他們要求參與者盡其所能地探尋這些問題的根源，並且試圖理解其中所蘊含的意義。如是過程正可突顯宗教的差異性所發揮的功能。尼特說，在一起同情苦難者和轉化苦難之後，宗教徒感到有必要展開一種包含「反省」、「討論」、「學習」、「祈禱」和「默想」的詮釋學循環。佛教徒和基督徒以及穆斯林會對他們的宗教信念和動機一起反思、談論；試圖對他們的經典、信仰、故事以及解釋進行「複審」，不僅是為他們自己，而且也是為了鼓舞、引導和支持他們為了生態一人的幸福而同情、轉化與合作。<sup>15</sup>尼特強調，如果不能以一種合適的方式來解決時代的難題，人類便會逐步邁向滅亡之路。

他認為，全球化將所有人都捲入到同一個體系／結構之中，我們除了去適應似乎沒有其他辦法作出合適的回應。台灣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一方面看到全球化所帶來的好處，但也很快看到其可怕的後果。就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尼特才堅信，所有人都屬於同一宇宙家族，完全

---

14. 同上。

15. 同上，頁 231-235。

可以選擇彼此關聯的、相互負責的展示方式。如果是這樣，人們必定會進入新的神話。儘管尼特也承認，它所提倡的只是一種未實現的理想，因為很多宗教甚至尚未有上述的危機意識。然而他深信，宇宙故事論是一個「值得我們信賴和委身……〔和〕有助於治療偏狹和敵意的圖景」。<sup>16</sup>他再度引用麥克法格的話：

這一共同故事可為任一宗教傳統再神話化，所以是諸宗教的相遇之地。由於信念對峙，諸宗教的衝突在過去和現在常常引起無數苦難和流血。這一故事表明，我們首先要對之忠誠的不是國家或宗教，而是地球及其創造者（雖然可以以不同方式理解這個創造者）。<sup>17</sup>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尼特一方面是理想主義的，但另一方面也是現實主義的、實用主義的和行動主義的。總的說來，人們可以在尼特那裏看到世界的曙光——只要有人去努力，只要人類還沒有打破人類生存的底線。

### 三、尼特宗教神學的策略——基督宗教的自我解構

尼特在《一個地球，多種宗教：多信仰對話與全球責任》（*One Earth Many Religions: Multifaith Dialogue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y*）中對基督宗教中的排他因素提出了中肯和善意的檢討之後，接着便鋪陳了他的宗教對話理論。但是，他的觀點不僅受到後現代主義者的批判，就連他所屬的基督宗教團體也毫不留情地撻伐他。所以，尼特又在一九九六年出版《耶穌和其他的名：基督教宣教和全球責

---

16. 同上，頁 199。

17. 同上，頁 199-200。引文自McFague，〈宇宙論與基督教〉頁 34。

任》(*Jesus and the Other Names: Christian Mission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y*)<sup>18</sup>一書，繼續為他所倡導的宗教對話模式作辯護。事實上，在這本對基督宗教具有重要意義的書中，尼特的新基督論並沒有排除基督宗教和基督的唯一性，只不過採取其他的表達方式。他強調，基督宗教的焦點當然是耶穌基督，而他的宗教對話模式並沒有取消或者削弱耶穌基督的唯一性。尼特首先闡明忠於《新約》中對耶穌的見證的涵義，然後對耶穌的唯一性作了重新肯定和理解。

尼特說，關於一個人的信仰生活，與其說是一個人擁有他的信仰，倒不如說他活出信仰。因為，對信仰對象的「忠誠」(royalty)不是一個人所擁有的，而是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實踐的。<sup>19</sup>而讓人們足以實踐信仰，體現忠誠的因素有兩個：一是經典中所指引的先驗啟示；二是變化無常的生活經驗。人們需要經典的權威來指導其生活，但是人也離不開日常經驗。宗教人必須從日常經驗來詮釋經典，也要從經典來理解日常生活。只有這樣，才能使經典中的真理有益於世界。尼特說，基督教宗教神學的要務之一便是在歷史的架構中來理解基督的事（包括《聖經》和傳統），同時也在歷史的框架中來理解自己和世界。因此，尼特相信他的宗教神學不會傷害基督教對經典的重視，而是讓「經典和經驗」兩者展開積極的互動。

正是基於上述的信念促使尼特重新詮釋《聖經》中諸多看似強烈排他的經文。例如：「除了子和子所願意指示的，沒有人知道父」（《馬太福音》11:27）；「有一位，就是主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着他有的；我們也是藉着

18. Knitter, 《耶穌和其他的名》。

19. 同上，頁 63-64。

他有的」（《哥林多前書》8:6）；「道成肉身……是父獨生子……」（《約翰福音》1:14）；「在上帝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耶穌基督」（《提摩太前書》2:5）；「一次……成為永遠」（《希伯來書》9:12）以及「除他以外，別無拯救；……沒有……別的名，我們可以靠着得救」（《使徒行傳》4:12）。

尼特認為，不能按照字面來理解這些經文，因為它們都是基督徒主觀的信仰告白（*lex credendi*）。如果不知道這一點，就會誤解和誤用這些經文。<sup>20</sup>尼特在《沒有別的名？：基督徒對世界諸宗教態度的批判性考察》（*No Other Name?: A Critical Survey of Christian Attitude toward the World Religions*）中，試圖把「唯一」的語言視為「愛的語言」。當時跟隨耶穌的人的生活被這位耶穌所觸動和轉化；儘管耶穌死了，但他們感到自己生活在耶穌裏，與耶穌有一種活生生的聯繫。他們用的其實是情人之間的語言——「你是我的唯一」。尼特還認為《新約》對耶穌的宣稱是一種行動語言，或者說履行式語言。早期基督徒將崇高的稱號歸於耶穌，如上帝的聖言（*Word of God*）、上帝的智慧（*Wisdom of God*）或者上帝之子（*Son of God*）。但他們所使用的不是哲學的、教義的語言，相反，他們是在向耶穌宣稱，要跟隨他，愛上帝和鄰人，並為耶穌所稱的上帝的國而工作。<sup>21</sup>

基於上述理解，尼特認為，「基督徒可以持續宣稱基督對他們而言確實是唯一的救主（*unique savior*），但對其

---

20. 同上，頁 67。

21. Paul Knitter,《沒有別的名？：基督徒對世界諸宗教態度的批判性考察》（*No Other Name?: A Critical Survey of Christian Attitude toward the World Religions*;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85），頁 68。

他人則毋須如此地堅持」。<sup>22</sup>也就是說，基督徒不能說耶穌是完全的、最後的和唯一的主。他認為，區分確實和唯一具有重要的意義。他的理由如下：

第一，基督徒並不從耶穌那裏獲得上帝的完全啟示。這一說法符合神學和《聖經》信念。從神學上說，基督教認為沒有甚麼媒介能完全取代無限的啟示者。把有限者看為無限者乃是對無限者的限制，應視同偶像崇拜。早期基督教在理解《約翰福音》時，說耶穌是道成肉身，但承認道在耶穌之前也活動，並不只限於耶穌。如魯賓遜（John A. T. Robinson）所說的，基督教可以而且必須宣稱耶穌是完全的上帝，但不能宣稱耶穌是上帝的全部。<sup>23</sup>

第二，基督徒不能自誇在耶穌裏有終極的真理（the Ultimate Truth），似乎除了他之外就沒有其他關於神聖真理的規範。如果一個人宣稱自己擁有上帝之真理的全部，那無異於宣告自己為上帝。如果基督徒宣稱自己擁有這樣的真理，那麼他們無疑走上了偶像崇拜之路或自我神化了。因為只要耶穌所啟示的上帝仍然是上帝，那麼沒有人對這樣一個上帝擁有最後的發言權。

第三，不能將上帝在耶穌裏的拯救宣揚為「不可超越的」，彷彿上帝無法在其他時代以其他的名施行拯救和啟示。事實上，上帝的完滿性不會限於某一個名號裏。尼特說，如果基督徒相信聖靈，那麼就必須相信有「愈來愈多」的真理會啟示出來。

尼特說，基督徒可以稱耶穌是普遍的、確定的和不可或缺的主。因為，上帝在耶穌裏的啟示是普遍的，它不僅僅對基督徒有效，對一切時代的人也同樣地有益。其次，

22. 同上，頁 132。

23. Knitter, 《耶穌和其他的名》，頁 74；引文自 John A. T. Robinson, 《真理是具有雙眼的》（*Truth Is Two-Eyed*; London: SCM, 1979），頁 104、120。

在耶穌裏的啟示是明確的，足以改變人既有的觀點和行為。第三，基督徒繼續宣稱在耶穌裏為人所知的真理是必不可少的。可見，尼特仍然肯定耶穌的唯一性，但他對耶穌的唯一性有了新的解釋。

#### 四、尼特宗教神學的建構——宗教對話的重建

目睹和耳聞全球中層出不窮的宗教衝突以及生態浩劫、尋找出全球的共同基礎，並對耶穌的「獨一性」重新詮釋後，尼特奉獻後半生的心力於提倡一種所謂的「相互關聯 (correlational) 和對全球負責的 (globally responsible)」或「互益的 (mutual)」理想宗教對話模式。他相信，這是宗教間一種平等互惠、互信互重的對話態度。<sup>24</sup>尼特似乎認為，這種真正的對話模式的阻力來自基督教，因此必須先由基督教派間實施一種開放性的比較神學 (comparative theology)，藉此聆聽異於自身傳統的觀點，並梳理出最適當的宗教態度，如此方有可能達到理想的、實質的對話。<sup>25</sup>

在一九九五年所出版的《一個地球，多種宗教》裏，尼特依然採用傳統宗教多元主義的分類法，將基督徒對待其他宗教的態度劃分為三大類——即排他主義、包容主義和多元主義，並提出自己的注解。他指出，「排他主義」指的是基要派、保守的福音派和大部分的主流新教的宗教立場；其特徵是堅持「教會為信仰的中心」，認為基督否認其他宗教存在的正當性。「包容主義」的支持者主要是羅馬天主教，以及部分的主流新教。他們「以基督為中心」，強調「基督不但存在諸宗教之中，而且超越宗教」。持「多元主義」的基督徒則散見於各教派，其特點是「以上帝／

---

24. 尼特著，王志成等譯，《一個地球，多種宗教》，頁 37。

25. 同上。

神為中心」，相信「基督與諸宗教是平等的」。

截至二〇〇二年問世的《宗教對話模式》(*Introducing Theologies of Religions*)時，儘管基本認知不變，但是他已經提出新的名詞來取代傳統的辭彙：以「置換模式」(replacement model)取代「排他論」，以「成全模式」(fulfillment model)替換「包容論」，以「互益模式」(mutuality model)代替「多元主義」。此外，尼特注意到「後自由主義」的獨特性無法被歸入上述三種中的任何一類，因此增加了一個「接受模式」(acceptance model)，用它來說明後自由主義者所持之「既然有多種真宗教，就那樣吧！」的態度。<sup>26</sup>

對照其他宗教多元主義者的描述後，尼特對排他主義或置換對話模式的認知並無明顯的差異。<sup>27</sup>根據他的敘述，排他主義者否認其他宗教擁有任何真理可言；「承認其他宗教的聖者具有拯救的能力」之做法乃是褻瀆上帝的行為，因為它牴觸了《聖經》和教會的教導。也就是說，「拯救的可能性——即知道並回應上帝的愛——僅僅通過耶穌基督這一個歷史實在以及基督教會（也即是他的拯救信息和力量保持活力的共同體）來實現和促成」。<sup>28</sup>儘管持排他主義立場的基督徒並不反對和其他宗教進行對話，然而這種對話只是形式上的手段，目的在於使其他宗教徒皈依基督教，不具有任何實質上的意義。他們確信，有朝一日上帝勢必終結世界現存的宗教多元現象，讓所有的宗教都匯

26. 尼特著，王志成譯，《宗教對話模式》（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 23 及以下。

27. 例如希克 (John Hick) 和潘尼卡 (Raimon Panikkar)。參希克著，王志成、思竹譯，《信仰的彩虹——與宗教多元主義批評者的對話》（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頁 21-24；潘尼卡著，王志成、思竹譯，《宗教內對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頁 3-5。

28. 尼特著，王志成等譯，《一個地球，多種宗教》，頁 38（強調為筆者所加）。

集於耶穌基督，使地球成為單一宗教（基督教）的世界。因為，「上帝要所有的印度教徒、佛教徒、穆斯林、原始宗教信徒，還有猶太教徒成為基督徒」。<sup>29</sup>

隨後尼特又說，根據包容論或成全模式的立場，耶穌之所以必須以自己的生、死和復活來宣揚和彰顯的「天國」福音，就是冀望將真理和救恩傳達給所有的人（當然包含其他宗教的信徒）。由此可見，在其他信仰中所發現的真理，在本質上都屬於基督教，只不過是以其他的名義出現。因此，將其他宗教的信徒們稱為「匿名的基督徒」

（anonymous Christian）或「潛在的基督徒」（potential Christian）也不為過。因為他們所相信的真理均源於耶穌和他所建立的團體，所以聖靈終將引領他們回到其源頭（耶穌和教會）。對此尼特批判說，包容主義的拯救觀乍看之下較排他主義更為開放，然而兩者的終極態度如出一轍。對包容論者而言，「其他宗教，就他們所具備的種種真理和德性而言，上帝都計劃讓他們在耶穌基督裏獲得最終和圓滿的身份」。<sup>30</sup>

尼特對於排他論和包容論均不表贊同。他認為：「考慮到我們目前與世上宗教的他者和苦難的他者相遇，以及我們對基督教共同體最初見證和歷史的理解，那麼排他主義者和包容主義者都沒有忠於上帝在耶穌基督裏以及在我們周圍世界所啟示的內容。」<sup>31</sup>他指出，排他論與包容論顯然漠視各宗教與民族之間的對立，更無助於彼此間的和諧。因而，他強調，基督徒必須竭力促進宗教間與文化間真實的對話，視之為基督徒最崇高的信仰目標。尼特認為，

---

29. 同上，頁 38-39；另參尼特著，王志成譯，《宗教對話模式》，頁 23-58。

30. 尼特著，王志成等譯，《一個地球，多種宗教》，頁 40；另參尼特著，王志成譯，《宗教對話模式》，頁 87-100。

31. 尼特著，王志成等譯，《一個地球，多種宗教》，頁 42。

這種對話促使各方發掘並珍惜自身豐富的宗教和文化資產中的真理，有效地合作，進而消弭人類和生態的苦難。

有鑒於排他主義者和包容主義的謬誤，尼特強烈主張多元的或互益的宗教立場。這種立場反對把耶穌基督所教導的真理視為「唯一的」、「最後的」、「優越的」、「絕對的」、「最終的」、「不可超越的」、「全部的」……等排他的或絕對的真理。因為尼特相信，所有參與對話的宗教徒都享有同等的權利來宣揚自己所認識、相信的真理，其他與會者則有義務敞開心靈，預備與那陌生的、未知的真理會遇。<sup>32</sup>此外，尼特指出，儘管多元論或互益模式不無天真地認為所有的宗教具有「共同的本質」或產生「共同的經驗」，但是諸宗教間確實具有某種大致的相似。「大致的相似」所指的並非是各宗教只不過在宣揚「同樣的內容」，而是指所有的宗教都可以有效且成功地把它們的追隨者引向真理、和平與福祉。同樣，其他宗教也完全可以為所有民族提供信息和遠見。但是，尼特亦說，多元論的目標和結果並不會產生最終的統一體，而是導致更多的、更激勵人心的差異。<sup>33</sup>

身為天主教徒的尼特堅持，相互關聯和對全球負責對話的起點就是先驗地「肯定非基督宗教的價值」。其次，必須進一步地在其他宗教共同體中發現真理和靈性的力量。既然基督徒相信自己所信奉的乃是一位充滿愛的上帝，那麼，這種愛絕對不會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具體的行動。換言之，上帝勢必會採取具體的方式來愛世人。如果上帝只愛某些人或者只為特定宗教徒消除罪惡和腐敗，這樣的上帝很難贏得人的信賴。在尼特看來，在這分

---

32. 同上，頁 43。

33. 同上，頁 43-44；尼特著，王志成譯，《宗教對話模式》，頁 145-151、162-168。

裂的、苦難的世界中，真實而有深度的宗教對話是絕對必要的。<sup>34</sup>

尼特重申，基督教必須對「耶穌基督的唯一性」有新的認知。新的對話模式仍然可以肯定、並向世界宣佈，耶穌確實是上帝和救主，但是無須再堅持他是獨一的上帝和救主。

神學上說，這意味着雖然基督徒可以而且必須繼續宣稱拿撒勒的耶穌是一個這樣的人，即上帝的實在性與拯救力量在他裏面成了肉身，可以見到，但他們也向這樣的可能性／必然性開放，即還有其他的、基督徒可以承認是上帝兒女的人。就個人而言，這種多元主義的基督論允許並要求基督徒完全委身於基督，但同時要求向那些可能擔任了相似的和同樣重要角色的人真正開放。從教會角度來說，這意味着教會將帶着普遍相關和緊迫的信息走向全世界，但同時準備聆聽別的、來自非常不同來源的信息。<sup>35</sup>

尼特強調，自己所提出的基督徒理解其他宗教的新模式不僅是「多元論的或者相互關聯的」，而且是「對全球負責的或者解放性的」。這表明了，如是之解放性宗教神學和對話是身為人類一份子的基督徒對苦難者和其他宗教者必須急速擔負的道德責任。他確信，對救贖（*soteria*）或者生態與人類的關注，必定可以為這一個極為脆弱而且飽受威脅的地球村裏的「宗教對話」提供一項「共同的基礎」；一個促使它們相互傾聽和理解彼此之間的差異的途徑。<sup>36</sup>

34. 尼特著，王志成等譯，《一個地球，多種宗教》，頁48-49。

35. 同上，頁51。

36. Paul Knitte, 〈走向諸宗教神學的解放〉(Toward a Liberation Theology of Religions), 載John Hick & Paul Knitter編,《基督教唯一性的神話》(*The Myth of Christian Uniqueness*);

尼特清楚地意識到宗教對話之於世界和平的迫切性，並且將它具體地陳述出來。如果人們認同如此的信念，而且願意付諸行動，這個世界的未來仍是光明的，反之，人類勢必毀於自己的無知和愚昧，毀於生態災難，毀於世界的苦難。在《沒有別的名？》中，他比較關心基督教怎樣與其他宗教相處，然而在《一個地球，多種宗教》裏，他不但關心宗教間的互動，更將關心的觸角延伸至人類和地球的苦難。他強調，當前的世界異常地脆弱無助，倘若全體人類不能承擔起責任，就只能走向上帝的終結、世界的終結和人的終結。看來，尼特不希望這樣的結局來臨，希望盡一位基督教神學家的責任，呼籲人們走向一種相互關聯的和對全球負責的宗教對話。

## 五、尼特宗教神學的貢獻及其批判

尼特從印度和斯里蘭卡的生活實況出發，讓他們對於宗教有一致地批判與期待。他對於宗教的觀點可以說是實用主義式的（pragmatic）。換句話說，他所關心的問題不是「宗教的本質是甚麼？」，而是「宗教如何讓社會、生態以至於整個與世界運行得順暢？」無法對此時此地和日常生活中的人民說話的宗教，對尼特而言是毫無意義的。他似乎在呼籲所有的宗教徒們，不要將生命浪費在幻想未來天堂的榮華享樂，以及臆測地獄的淒涼悲慘上，從而忽略了現世有更值得他們關切的急迫議題。例如，結構性的貧窮、組織性的暴力、新殖民剝削主義以及生態浩劫……等難題。筆者十分同意，對於凡是威脅着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福祉，企圖扼殺生命的，每一個宗教都有不容推辭的先天道德義務。

---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89），頁 190。另參尼特著，王志成譯，《一個地球，多種宗教》，頁 52-53。

誠如尼特所言，人類居住在一個「暴力導致暴力的世界上」。歷史上絕大多數使用暴力的團體均宣稱自己所從事的乃是正義之舉，因為那是上帝所命令的。在暴力如此的脅迫下，如宋泉盛所提醒的，宗教極容易淪為替暴力作辯護，甚至是強化暴力的工具。因此，筆者對尼特以下的呼籲十分感動：

所有宗教的第一個和第二個字不是仇恨而是愛，不是暴力而是同情，不是報復而是理解。……世界各國可能會用古羅馬的話來聲明：Si vis pacem, para bellum——「如果你要和平的話，那就準備戰爭吧！」而宗教則相反：「如果你要和平，那就促進人們愛吧，愛呼籲着正義。」<sup>37</sup>

由上述的研究可知，相對於探討和建構基督教信仰在教會內部的一致性、連貫性和整體性的「基督教神學」，尼特所推崇的「宗教神學」則鼓勵基督教徒勇敢地走出教會的藩籬，努力尋找與其他宗教對話的可能性（包含原則與方法）。見聞廣博、經歷豐富的尼特認為，自中世紀以來主導歐美社會的基督教已經被多元的宗教與文化取而代之了，因此，「與其他宗教的會遇和對話」將是任何一位基督教徒無法避免的經驗與責任。尼特的宗教（對話）神學不以形而上的宗教理論為起點，也不以建構一套全新的宗教理論為終點，而是以大眾和生態的苦難為起始，以提升人類的全球責任（倫理）感為目標。他相信，「宗教」是一項全球性的要素；全世界人類間的和諧有賴於宗教間的相互尊重。

當然就一般情形而言，宗教是協助、拯救大眾脫離苦

---

37. 尼特著，〈致中國讀者〉，載氏著，王志成譯，《一個地球，多種宗教》，頁5。

難的最佳途徑。然而尼特卻不諱言地指出，宗教偏見與政治壓迫、生態浩劫同樣是苦難的主要來源之一。原因就在於宗教的排他性，以及由它所衍生出的敵對狀態。「排他性」使得原本應該慈悲為懷的宗教人士及其組織不但無法排除苦難，反倒成為人民痛苦的製造者。尼特呼籲宗教徒必須認清此事實，並且共同為了消除彼此因差異所造成的敵意而努力。

所以，尼特透過以科學大爆炸理論為基礎的「宇宙血統」試圖藉由喚起人們的「生命共同體」意識來形成凝聚力（solidarity），進而一同擔負起「去除世界苦難，建立人間天堂」的雙重任務。很明顯，他們在此階段所做的是——一種基督教會外部的（extra-ecclesiastical）全球性呼籲（a global claim）。然而，他們早已察覺到，妨礙團結與合作的阻力將會來自於他們所屬的基督宗教內部。因此，尼特和宋泉盛也重新討論和詮釋基督宗教裏最核心的教義——基督論。他們均認為，以基督為中心（Christocentric）的信仰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也就是讓基督宗教充滿濃烈之排他性的始作俑者，所以有必要從「信仰」的定義、《聖經》語言，甚至是早期西方宣教士所運用之策略等不同視域來檢視基督論。

再者，尼特把絕大多數基督徒認為客觀實在的經文（記載着「耶穌是唯一的主」）巧妙地解釋為《聖經》作者對其宗教領袖的主觀的情感表白，就如同情侶之間所用的「愛情語言」（你／妳是我的唯一）。因此，儘管客觀地存在着其他的啟示媒介，但是耶穌的追隨者仍舊相信「他們活在耶穌裏」。<sup>38</sup>然而，尼特呼籲基督徒在相信耶穌是完全的上帝時，不能就此誤以為耶穌是上帝的全部。以免喪

38. 如使徒保羅在《羅馬書》第六章所說的。

失了與其他宗教對話的可能性。至於宋泉盛則從諸宗教並存的多元現象來批判基督教常用之「獨一性」、「特殊性」或「單一性」等概念的不合理。認為那些概念極有可能成為「假借宗教信仰的名義和它所凝聚的力量，以達政治目的」之人的工具，甚至可能有讓基督教淪為偽宗教的危機。因此，宋泉盛期待基督徒打破以神性的基督為中心的信仰，改為以人性的耶穌為導向的信念，藉此學習和實踐耶穌的博愛精神。

最後，尼特所倡導之「相互關聯的對話」的秘訣就在於先肯定非基督宗教的價值，再用心體驗它們所蘊含的真理和靈性深度。這種對話方式打破了傳統基督徒長久以來的迷思——「上帝只愛特定的人和特定的宗教」——避免讓基督徒朗朗上口的「愛」淪為空泛的口號或抽象的概念。他相信，這才是分裂的、苦難的世界迫切需要的宗教對話。而宋泉盛則相信，以苦難經驗為內涵的「人性」所構築而成的「真宗教」才是全世界所需要的。這種真宗教能夠把上帝所賜的愛、公義、自由寬恕、安慰與生命傳達給世人。

尼特和宋泉盛的努力及其貢獻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他們兩者都是基督宗教的神職人員，所以來自宗教內部的批判勢不可免。因為，他們為了人類實況而對於基督宗教信仰的再詮釋明顯地牴觸了傳統的認知。

針對基督的地位，尼特曾建議，基督徒可以繼續強調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但是不必強迫其他人也如此相信。因為耶穌並不是上帝完全的、最後的啟示，當然也不是唯一的主。「對促進宗教對話而言，這種基督論不但具有可能性，而且有必要性。」<sup>39</sup>他更堅稱，耶穌的神性是虛構的；只有對《聖經》所描繪的耶穌以及與他有關的事件重新作

39. Knitter, 《沒有別的名？》，頁 151。

詮釋，才能真正地了解耶穌真正的歷史定位。尼特認為，早期基督教會的領袖所以用「父子關係」來證明耶穌與上帝兩者的「本質相同」<sup>40</sup>有其現實的考量，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對於當代世界而言，上述主張已經不合時宜，因為那種說法會在基督徒的下意識中植入太多的排他性（唯一的、獨特的……等）。所以尼特才主張，《聖經》中的「唯一」語言不「用來表述客觀證據的『直述性』（indicative）語句，而是吐露情感的『表現性』（expressive）語法。不是用來表達一個形而上的事實，而是傳達一種價值判斷，並且喚起一種態度。」<sup>41</sup>

事實上，從基督宗教傳統來看，尼特所持的觀點是典型的伊便尼派基督論（Ebionite Christology）或嗣子論（Adoptionism），也就是拒絕相信耶穌的獨一神性。此外，尼特所主張的究竟是甚麼樣的真理（耶穌的唯一神性），它可以是選擇性地只對基督徒有效，而不是普遍性地適用於每一個人？他說：

不能再以排他性或吸納性來定義真理了。反之，真理主要是透過它與其他表達真理的方式之間的關係來彰顯和茁壯的……這一個新的模式反映出我們所處的多元世界逐漸發現，沒有獨立存在的真理；沒有不變的真理。就其本性而言，真理需要其他的真理……缺乏其他真理的真理就不是唯一的，也無法存在……這種「關係的真理」允許各宗教都能成為唯一的。<sup>42</sup>

40. 例如《約翰福音》一章1節記載：「太初有道（耶穌基督），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41. Knitter, 《沒有別的名？》，頁150。

42. 同上，頁210。

很顯然，這種相對主義的基督論和真理觀源自上述「基督的神性是虛構的神話」之認知。尼特相信這樣的基督論和真理觀才有利宗教對話的進行。另外，就因為基督的神性是虛構的，連帶地，基督的「復活」在尼特的眼中也僅僅是門徒個人特殊的皈依經驗對耶穌的投射而已。所以，當其他的宗教徒面對精神領袖的死亡時，也會經歷類似的經驗。<sup>43</sup>由此可見，不但耶穌不是唯一的主，就連他的復活也不是獨一無二的。

從尼特的論證可以看出，他試圖從基督徒所展現出的信仰現象推論到產生此現象的因素，卻忽略了福音書的作者和保羅所宣揚的事實。例如，保羅嚴厲譴責否認復活的人，並且斬釘截鐵地說：復活是真歷史的事實！絕非他個人一廂情願的「告白」。

既傳基督是從死裏復活了，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並且明顯我們是為上帝妄作見證的。因為我們見證上帝是叫基督復活了。若死人真不復活，上帝也就沒有叫基督復活了。<sup>44</sup>

這種只關注「皈依的宗教經驗」（信仰的結果），不在乎「導致皈依經驗的因素」（信仰的原因）的基督論讓尼特必須以自己的「神話基督論」來取代《聖經》的「復活基督論」。但就邏輯層面而言，如果尼特認為「基督論」是基督教信仰的外延，那麼基督論沒有理由不以《聖經》

---

43. 同上，頁 198-200。

44.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12-15 節。

為內涵。一個否定《聖經》文本的基督論卻是值得商榷的。

尼特的另一個特點是對人性的樂觀。儘管他曾譴責人的罪性給這世界所帶來的毀滅。然而隨後卻又對人性滿懷期待。比方說，尼特天真地相信，製造歐洲、北美與亞洲、中南美洲、非洲之間重大的貧富差距，以及生態危機、資源浪費、宗教戰爭……等災難的人性在獲悉「新基督論」之後便可能痛改前非，搖身一變成為相互關聯的、對全球負責任的、互益的對話理論之實踐者。

令人佩服的是，尼特雖然長期處於基督宗教的傳統內，但是由於他對人與環境的深刻關懷，使他的關注不再局限於基督宗教的信仰傳統。然而，他的觀點與所屬的宗教傳統相去甚遠，難免會遭受來自內部的批判。筆者對他所提的檢視，目的不在於否認他的貢獻，僅僅是從基督宗教的傳統角度而出發的善意提醒。相信他已經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但是當他聽見、看見無數的社會邊緣人、苦難者的哀嚎時，基督宗教的「傳統」觀點已經不再是那麼重要了。好像尼特所說的，面對政治或社會的受害者，以及在不同信仰的對話過程中，教會應該容許「特殊的聲音」。

**關鍵詞：**尼特 宗教神學 苦難 全球責任

作者電郵地址：[lion729@cycu.edu.tw](mailto:lion729@cycu.edu.tw)

# Suffering, Narratives and Dialogue: Paul Knitter's Theology of Religions

OU Li-Jen

Ph.D., University of St Andrew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Religion

Chung-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Paul Knitter's theology of religion. It focuses on three crucial points in Knitter's theology: 1. the terminus a quo, 2. the strategies and 3.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logies of religions. First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Knitter takes the issue of "suffering" as his starting point. Secondly, he regards the traditional Christology as the biggest obstacle to be removed and deconstructed. Finally, Knitter suggests a new dialogue pattern or theory for the world religions. Knitter calls it "correlational and globally responsible dialogue". Since he still claims himself to be a Christian, the paper will also comment on his theology in the light of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nd doctrines.

**Keywords:** Paul Knitter; Theology of Religion; Suffering; Global Responsibility